

## 蘇軾西園雅集考辨

楊鍾基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有關蘇軾西園雅集，在中國繪畫史及文學研究上，各有一段疑案。本文之作，擬就其中若干論點，試為辨析，並補述前人未及詳考之處。

宋人米芾《寶晉英光集·補遺》載〈西園雅集圖記〉云：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絕妙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机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啟，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倚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上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箏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无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鬚頭頑童捧古研而立，後有錦石橋，竹逕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旁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澗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煙方爨，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洵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識、英辭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僧羽流之傑，卓然高致，名動四夷。後之攬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sup>1</sup>

自此以後，歷代諸家，就其所見畫本，雖有立軸、橫卷、扇面，以至彩本、墨本之異，且畫中人物，亦有分歧，然而各人對東坡之有西園雅集之事、李公麟之有西園雅

<sup>1</sup> 陳高華(編)：《宋遼金畫家史料》(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頁472-73。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楊鍾基  
不得翻印

集之圖，以及米芾之有圖記，從未置疑。直至美國學者梁莊愛論(Ellen Laing)於1968年發表“Real or Ideal: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in 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一文，<sup>2</sup> 全面否定其事、其圖、其記。該文中譯本收入洪再辛所選編之《海外中國畫研究文選(1950-1987)》，<sup>3</sup> 題為〈理想還是現實——「西園雅集」和《西園雅集圖》考〉。此文通過大量研究工作，以及相當詳盡之考證，提出下列論點：

在19世紀以前寫的年譜中，沒有一本提到在1087年或其他任何年份有一次16個人的雅集。

按傳統的說法，雅集所在之地是王詵的西園。認為可能參加雅集中的人中，有9人現存的文集中有大量關於花園的記載。……但他們都沒提到王詵的花園。

作為北宋歷史和文化資料主要來源的從11到14世紀中葉編纂的書籍，也沒有提供任何關於「西園雅集」的信息。

雖然徽宗皇帝的藏畫目錄著錄了李公麟一百多幅作品的題目，但它卻不包括有《西園雅集圖》。在現存任何宋元繪畫的文獻中也找不出這麼一個繪畫的品名。〔歷代〕題跋文章，沒有一條引述過米芾寫的著名的《西園雅集圖記》。……最早提到米芾《西園雅集圖記》的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鑒賞家詹景鳳編的《東圖玄覽》。現在所見最早的這篇圖記收在一本有1682年序文的書中。

總括起來看，「西園雅集」不像是一個歷史上發生過的事情。在11世紀沒有任何記載表明在王詵的住處或在他的西園曾有16位文人在一起雅集，也沒有提到李公麟用着色法畫的雅集圖。米芾的「圖記」顯然太可懷疑。<sup>4</sup>

以上論點，頗獲論文中譯本編者同意，稱其「破釋了一個歷史之謎，引人入勝」，<sup>5</sup> 並讚許作者「能力排眾說，成一家之言，顯示了她把握問題實質的能力和很強的考據功夫」。<sup>6</sup>

此文中譯本出版翌年，徐建融於《朵雲》1993年第4期發表〈「西園雅集」與美術史學——對一種個案研究方法的批判〉，<sup>7</sup> 文中除對某等「貶中崇洋」之風深致不滿，並就研究方法，指斥梁文「刻舟求劍、膠柱鼓瑟，無法正確地解讀文獻資料所提供的有效信息，難免導致自以為是的結論」。<sup>8</sup> 其主要論點如下：

<sup>2</sup>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88 (1968).

<sup>3</sup> 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年，頁211-31。

<sup>4</sup> 同上注，頁214，215，216，220，221-22。

<sup>5</sup> 同上注，頁5。

<sup>6</sup> 同上注，頁211。

<sup>7</sup> 1993年11月，頁5-21。

<sup>8</sup> 同上注，頁5。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一、自方法學而論：

中國古代的藝術家包括書畫家，受玄學思想的影響，多是以「不求甚解」的態度來對待自己的創作的，……而西方學者則往往以「求甚解」的態度去對待這些以「不求甚解」的態度所留下的資料，結果也就難以得其要領。<sup>9</sup>

二、對於米芾〈西園雅集圖記〉之真偽，徐氏表明「不打算對米芾的《圖記》作證實的工作」，<sup>10</sup> 而僅指出梁文就「文章作者提到自己時都稱名」，以及〈圖記〉未與畫圖同時流傳作為否定〈圖記〉之論據，並不符合文章書寫及書畫流傳之實況。<sup>11</sup>

三、有關李公麟之〈西園雅集圖〉，由於此畫早已散佚不存，徐文集中於辨析梁文所舉之懷疑論點不能成立，其結論云：

梁氏對《雅集圖》的否定，是建立在對「雅集」活動的否定基礎之上的，……而既然如上文所分析的，梁氏對「雅集」活動的否定並不能成立，則她對《雅集圖》的否定當然也就不能成立。<sup>12</sup>

四、問題之焦點集中於西園雅集是否確有其事。徐氏首先列舉資料，並云：

我們不僅絕對地承認北宋時有過以王詵為東道主的文人雅集活動，而且絕對地承認王詵的雅集活動之盛，在中國文化史上是首屈一指的。<sup>13</sup>

然而，此等勝會即使形於筆墨，未必皆為實錄。徐文云：

我們再來看米芾的《西園雅集圖記》。文中描述了十六位參加者出現在李公麟《西園雅集圖》同一幅畫面上的不同活動情景，這是否就可以證明這十六人是同時赴會？答案是：唯唯，否否。<sup>14</sup>

此一否定之答案，其實梁氏、徐氏並皆引用之明代學者王世貞早已有說，其言曰：

余竊謂諸公蹤迹不恒聚大梁，其文雅風流之盛，未必盡在此一時，蓋晉卿合其所與游長者而圖之，諸公又各以其意而傳寫之，故不無抵牾耳。<sup>15</sup>

<sup>9</sup> 同上注，頁6-7。

<sup>10</sup> 同上注，頁15。

<sup>11</sup> 同上注，頁15-16。

<sup>12</sup> 同上注，頁16。

<sup>13</sup> 同上注，頁11。

<sup>14</sup> 同上注，頁12。

<sup>15</sup> 同上注。

此外，對於梁氏所謂歷史上並無有關王詵西園之記載，徐氏亦有辯說：

「西園」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首先，它當然可能是一所真正的園林，可以從詩文集、地方志或園林史上找得到的——顯然，王詵的「西園」不屬於此類。……王詵似乎並未為自己的宅園作過任何命名，……將他的宅園命名為「西園」，也許是旁人的一種遊戲，而在這種中國傳統文人所特有的遊戲活動中，「西園」與南浦、東皋、北樓等等一樣，主要作為一個典雅化的詩詞用語，似實還虛，似虛又實。手頭隨意可以翻到的宋人詩詞如：

「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

「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秦觀《望海潮·洛陽懷古》）……

至於王詵那個也許是「子虛烏有」而又實實在在地被命名為「西園」的宅園，作為命名，其出發點不外乎二：一是取宴集賓客的「西席」、「西賓」之義；一是追跡古人如顧愷之的《清夜遊西園圖》以寓文人風雅之興。<sup>16</sup>

於精讀兩文並細案其資料論據之餘，使筆者深感興味者，一則在此兩篇立論精嚴之上佳論文竟有完全相反之結論；二則在兩文並皆忽略文學上之尋常典故，以致進退失據；三則在於此段畫壇公案亦可連帶一首重要詞作之索隱鈎沈也。

筆者對於梁莊愛論教授所做之大量研究工作深表敬佩，其置疑於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從未為清朝以前之文獻所引述，實有見地。倘若〈圖記〉可疑，則即使世上果有李公麟所畫之〈西園雅集圖〉，此圖亦未必有〈圖記〉所稱之十六人，此會亦未必在王詵擁有之園林矣。然而，梁氏謂李公麟之〈西園雅集圖〉「在現存任何宋元繪畫的文獻中也找不出這麼一個繪畫的品名」，則顯然與事實不符。徐氏文中，已指出下列資料：

樓鑰(1137-1213)《攻媿集》卷七十七《跋王都尉湘鄉小景》：「國家盛時，禁衛多得名賢，而晉卿風流尤勝，須[當作頃]見《雅集圖》，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悉在焉。」<sup>17</sup>

雖然此段仍有歧義，蓋就文意而言，此一包羅「坡、谷、張、秦一時鉅公偉人」之〈雅集圖〉既未明言作者為李公麟，甚且頗有可能出自王詵之手筆也。至於另外一段見於梁文附註之資料，則無疑可見李公麟確有此圖。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有題為〈鄭德言書畫·西園雅集圖〉者云：

<sup>16</sup> 同上注，頁14-15。

<sup>17</sup> 同上注，頁19。

本朝戚畹惟李端愿、王晉卿二駙馬好文喜士，有劉真長、王子敬之風。此圖布置園林山水人物姬女，小者僅如針芥，然比之龍眠墨本，居然有富貴態度，畫固可以不設色哉！<sup>18</sup>

由此可知，李龍眠(公麟)曾有與題中所稱之〈西園雅集圖〉同名之「墨本」也。至於「墨本」可證現存提及李氏「著色」本之〈西園雅集圖記〉為偽作，抑取李公麟兼有墨本及彩繪二作之說，均亦言之成理也。

進論北宋期間，是否有一發生於同時同地包括米芾〈圖記〉所稱之十六人之雅集，梁、徐二文結論相近，即絕無此可能或可能性極低。然而梁氏由此推出既無此事必無此圖且米芾〈圖記〉為偽之結論，徐氏則認為以此十六人關係之親密，以及當時文會之盛，彼等分別進行多次聚會自屬必然。而按傳統繪畫之習慣，「晉卿合其所與游長者而圖之」，則不必有此全包十六人之會，亦可有包括十六人之圖及圖記，甚且此圖可以不只畫一次，圖中所畫之人亦不必盡同也。筆者傾向同意徐氏之所見。

至於雅集所在之地點，梁氏以歷史上並無關於王詵西園之記載，從而認定西園之會全屬子虛烏有；徐氏仍就傳統習慣立論，認為王詵西園並非真有其名，僅為一典雅化之詩詞用語，其動機「一是取宴集賓客的『西席』、『西賓』之義；一是追跡古人如顧愷之的《清夜遊西園圖》以寓文人風雅之興」。今案徐氏所稱「追跡古人」所見甚是，然而尚隔一層者，在於顧愷之〈清夜遊西園圖〉顯然取自曹植〈公讌詩〉所云：「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sup>19</sup>又曹丕〈芙蓉池作詩〉亦云：「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sup>20</sup>如所周知，建安曹氏昆仲，競相延攬文人雅士，遊宴無間，盛極一時。於是西園地名乃成為雅集場所之代稱，與其後之「金谷」、「蘭亭」之會齊名。由是可知，當日王詵、東坡等人之文會雅集，其地雖或無西園之名，而實未嘗不可名為「西園雅集」也。李公麟既與其會，繪以為圖，亦見引於前述之文獻，而米芾按圖作記，自屬順理成章。即或〈圖記〉確有可疑，固亦無損於「西園雅集」之事，以及李公麟之有「墨本」之圖也。再者，有關〈西園雅集圖〉之製作年代，歷來有元豐(1078-1085)及元祐(1086-1093)兩說，筆者大致同意翁同文〈王詵生平考略〉之考訂，其言曰：

元豐年間東坡絕少在汴京，殊無「雅集」可能。……又參加雅集諸人，如米芾生於西元一〇五一年，晁補之生於西元一〇五三年，張耒生於西元一〇五四年，元豐初年事仍輕，尚未成名。就米記「卓然高致，名動四夷」之語，雅集當在元祐年間。<sup>21</sup>

<sup>18</sup> 《宋遼金畫家史料》，頁443-44。

<sup>19</sup> 逸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449。

<sup>20</sup> 同上注，頁400。

<sup>21</sup> 載翁同文：《藝林叢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91。

總結上文，補充前人之說既竟，有關〈西園雅集圖〉之疑案，當有定論。本文擬進而探索者，一則在當時之汴京，確有「西園」之地，不能抹殺王詵攜妓出遊，假借此園以爲與東坡等人文會之所也。事見魏泰《東軒筆錄》，云：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與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酒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sup>22</sup>

此外，黃庭堅於元祐二年(1087)仕於秘書省，有〈和劉景文〉詩，云：「追隨城西園。」<sup>23</sup> 單就此句而言，僅知有園在「城西」，然而黃氏翌年復有〈次韻李士雄子飛獨遊西園折牡丹憶弟子奇〉詩，云：「西園春色才桃李。」<sup>24</sup> 是知北宋京城確有名爲「西園」之地也。

更有進者，詳考東坡集中，在其貶謫黃州之前，曾有多項涉及西園之紀述，而此等有關西園之經歷，頗有助於解釋其著名詞作〈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所涉之疑案。茲先錄其詞如下：

似花還似非花，也無人惜從教墜。拋家傍路，思量卻是，無情有思。縈損柔腸，困酣嬌眼，欲開還閉。夢隨風萬里，尋郎去處，又還被，鶯呼起。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sup>25</sup>

東坡在黃州，有致章質夫函，提及此首和韻之作，其函云：

某啟。承喻慎靜以處憂患。非心愛我之深，何以及此，謹置之座右也。《柳花》詞妙絕，使來者何以措詞。本不敢繼作，又思公正柳花飛時出巡按，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次韻一首寄去，亦告不以示人也。<sup>26</sup>

此函頗有耐人尋味之處，例如「坐想四子，閉門愁斷，故寫其意」云云，究竟「四子」爲誰？「其意」爲何？而有待參詳者，尤在此詞究竟有何違礙，何以丁寧囑咐，「亦告不以示人」？筆者撰有〈蘇軾「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補說〉一文，刊於1995年日本九州中國學會所編之《九州中國學會報》第三十三卷，對上述問題詳抒己見。本文擬申說者，特在「亦告不以示人」云云，竊以爲乃指「不恨此花飛盡，恨西園、落紅難綴」之語也。

<sup>22</sup> 《東軒筆錄》，《稗海》本，收入《百部叢書集成》之十四，卷十一，頁六下。

<sup>23</sup> 黃庭堅：《山谷外集》，《四部備要》本，卷十六，頁一。

<sup>24</sup> 同上注，頁八。

<sup>25</sup> 龍榆生：《東坡樂府箋》（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卷二，頁四十一上。

<sup>26</sup> 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68年），頁1638-39。

此詞以楊花自況之意甚明，楊花輕賤，似花非花，飛墜而無人惜，正如東坡於〈到黃州謝表〉所云：「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辜負恩私。……惟當蔬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為多士之戒。」<sup>27</sup> 繼云「拋家傍路」，則更落實貶謫之身。至於「夢隨風萬里，……又還被，鶯呼起」云云，進而顯示當前情況，既無離開貶謫地點之自由，只能托於幽夢，思念同遭貶謫之親友，可惜鶯啼驚夢，憑藉無從。

下片轉入全詞關鍵之句，「恨西園、落紅難綴」，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矣。當日東坡以詩文議論疏於檢點，自蹈文網，因此案而牽連者有張方平、司馬光、曾鞏、范鎮、黃庭堅等三十三人，其尤重者，王詵勒停官職，王鞏謫賓州，弟子由貶筠州。東坡於此深感不安，其心情可以致王鞏函為例。函云：

某啟。罪大責輕，得此幸甚，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我得罪，而定國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闊，每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sup>28</sup>

其以楊花自況，既然過自己招，故「不恨此花飛盡」，所謂「罪大責輕，得此幸甚，未嘗戚戚」者也；然而連累西園舊雨，緣已得罪，流落飄零，是以「恨西園、落紅難綴」，足見其自責之深。繼曰：「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東坡於此自注：「楊花落水為浮萍，驗之信然。」<sup>29</sup> 夫以曉來雨過，滿目浮萍，似為楊花所化，然而此正落實楊花遺蹤之雖有還無，徒見一池萍碎。除此之外，竊以為尚有深意，足與「恨西園、落紅難綴」互相發明，說詳於後。此詞繼曰：「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去處不同，而命運則一，再接以迷離之筆，「細看來不是，楊花點點，是離人淚」，回應首句「似花還似非花」作結。

回說「恨西園、落紅難綴」之「西園」，就其用典寄託而言，注家早已指出，來自前引曹氏昆仲之詩。用此典故，誠如曹丕〈與吳質書〉所云：

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與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sup>30</sup>

筆者在此所擬補說者，在於東坡所用，非徒建安古典，而實為今事。惟因實有其事，始有東坡致章質夫函中「亦告不以示人」之囑也。

查東坡貶黃之前，至少曾經二度將其居所之庭園命名為「西園」。其一在嘉祐七年（1062）鳳翔簽判任內，有〈次韻子由岐下詩〉，序云：「予既至岐下逾月，於其廨宇之

<sup>27</sup> 同上注，頁654-55。

<sup>28</sup> 同上注，頁1513。

<sup>29</sup> 《東坡樂府箋》，頁四十一下。

<sup>30</sup> 蕭統（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591。

北隙地爲亭。……池邊有桃、李，……」其中之〈李〉詩云：「不及梨英軟，應慚梅萼紅。西園有千葉，淡佇更纖穠。」<sup>31</sup>其二在熙寧八年(1075)密州太守任內，有〈西齋〉詩云：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牀。……起行西園中，草木含幽香。榴花開一枝，桑棗沃以光。鳴鳩得美蔭，困立忘飛翔。黃鳥亦自喜，新音變圓吭。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sup>32</sup>

由此可見其有愛於西園之名，亦自賞其間庭園之趣。及其仕宦京師，與駙馬王誥過從甚密，時有文會之事。此等聚會曾否於上文所述晏、歐二公遊宴之「西園」或曾經黃庭堅所稱引之「西園」舉行，史無明證。倘若果有其事，則「恨西園、落紅難綴」一語，自有違礙，無怪東坡叮囑章質夫「不以示人」也。

至於東坡在貶謫黃州前所經歷之西園，竊以爲徐州西園至爲重要。查東坡於熙寧十年(1077)四月至徐州，元豐二年(1079)三月離任。其間雖然不足二年，交遊卻盛。就其集中唱酬諸作粗略統計，先後同遊者有顏復、梁先、舒煥、陳師仲、李清臣、張天驥、王景純、閻丘公顯、仲伯達、傅國博、李公擇、李常、頌起、孫勉、宋復古、宋希元、畢仲孫、寇昌期、張師厚、王肄、王兢、參寥、秦觀、王定國及蘇子由等二十餘人。其中最堪注意者，一則爲王鞏(定國)，一則爲愛弟子由，蓋二人皆因烏臺詩案所累，流落飄零而令東坡在黃州時所深感負疚者，而二人與東坡均在徐州留下歡聚之記憶，略述其事如下：

東坡與好友王鞏於徐州交遊之樂，具見於〈王定國詩集敘〉云：

又念昔日定國過余於彭城，留十日，往返作詩幾百餘篇。余苦其多，畏其敏，而服其工也。一日，定國與顏復長道遊泗水，登恒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之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sup>33</sup>

其後，東坡於黃州追懷往事，致函王定國云：

重九登棲霞樓，望君悽然，歌《千秋歲》，滿座識與不識，皆懷君。遂作一詞云：「……萬事回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其卒章，則徐州逍遙堂中夜與君和詩也。<sup>34</sup>

<sup>31</sup> 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34，137。

<sup>32</sup> 同上注，頁630-31。

<sup>33</sup> 《蘇軾文集》，頁318。

<sup>34</sup> 同上注，頁1520。

至於蘇氏兄弟彭城百日之會，見於三人唱和之作及長篇序言。蘇轍〈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云：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壯，將遊宦四方，讀韋蘇州詩，至「安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其後子瞻通守餘杭，復移守膠西，而轍滯留於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會於澶濮之間，相從來徐，留百餘日。時宿於逍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記之。

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起，風吹松竹雨淒淒。<sup>35</sup>

由是可見此會之難能可貴，使其刻骨銘心。東坡閱此深有所感，作詩解慰云：

子由將赴南都，與余會宿於逍遙堂，作兩絕句，讀之殆不可為懷，因和其詩以自解。余觀子由，自少曠達，天資近道，又得至人養生長年之訣，而余亦竊聞其一二。以為今者宦游相別之日淺，而異時退休相從之日長，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云。

別期漸近不堪聞，風雨蕭蕭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  
但令朱雀長金花，此別還同一轉車。五百年間誰復在？會看銅狄兩咨嗟。<sup>36</sup>

小結上引兩段同遊之事，可堪注意者，其一在於並皆提及「逍遙堂」，筆者蠡測此堂或在「西園」之中，說詳於後。其二則是盛會難再：黃樓共醉，固屬「明日黃花」；對牀舊約，亦成虛願，曉來雨過，萍蹤四散也矣。

回述東坡於徐州宴遊之地，詩集之中三度提及西園，且亦見於秦觀之詩。東坡初抵徐州，即有提及新舊太守交接之〈春步西園見寄〉，云：「歲歲開園成故事，年年行樂不辜春。今年太守尤難繼，慈愛聰明惠利人。」<sup>37</sup>繼有〈滕縣時同年西園〉，既寫其地，亦及其義。詩云：

人皆種榆柳，坐待十畝陰。我獨種松柏，守此一片心。君看閭里間，盛衰日駸駸。種木不種德，聚散如飛禽。老時吾不識，用意一何深。知人得數士，重義忘千金。西園手所開，珍木來千岑。養此霜雪根，遲彼鸞鳳吟。池塘得流水，龜魚自浮沈。幽桂日夜長，白花亂青衿。豈獨蕃草木，子孫已成林。拱把不知數，會當出千尋。樊侯種梓漆，壽張富華簪。我作西園詩，以為里人箴。<sup>38</sup>

<sup>35</sup> 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28。

<sup>36</sup> 《蘇軾詩集》，頁745-47。

<sup>37</sup> 同上注，頁730。

<sup>38</sup> 同上注，頁883-84。

又有〈再次韻答田園博部夫還二首〉，其二云：「枝上稀疎地上稠，忍看紅糝落牆頭。風流別乘多才思，歸趁西園秉燭遊。」<sup>39</sup> 由此可知西園應為東坡宴遊之地。此外，西園亦見於秦觀《淮海集》，〈春日五首〉云：「幅巾投曉入西園，春動林塘物物鮮。卻憇小庭纔日出，海棠花發麝香眠。」<sup>40</sup> 猶有進者，前引東坡與王定國於「逍遙堂」中夜和詩，又與子由於「逍遙堂」會宿，竊疑「逍遙堂」極有可能即在「西園」之中，蓋取意於前引曹丕詩「逍遙步西園」也。又子由〈逍遙堂會宿〉詩首句「逍遙堂後千尋木」，亦似與前引東坡西園詩之「珍木來千岑」及「會當出千尋」等句，互相呼應。若然，則東坡於貶謫黃州之際，發為「恨西園、落紅難綴」之詞，即使不鑿實於懷念昔日徐州西園之遊，僅自上文所引東坡在鳳翔及密州自開之西園，以及在京與王晉卿、王定國宴遊之地而觀，固可謂西園落紅，非僅泛用曹氏兄弟之尋常典故者也。

除此之外，〈水龍吟〉詞中「曉來雨過，遺蹤何在？一池萍碎」，竊以為亦非尋常故實，其意或與東坡徐州憶弟之作互相發明也。查東坡在熙寧十年與子由相從百日，同度中秋，翌年追憶前事，並及密州懷弟所作之〈水調歌頭〉，作〈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云：

舒子在汶上，閉門相對清。鄭子向河朔，孤舟連夜行。頓子雖咫尺，兀如在牢局。趙子寄書來，《水調》有餘聲。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難合并。回頭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天公自著意，此會那可輕。明年各相望，俯仰古今情。<sup>41</sup>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東坡當日在徐，追思丙辰、丁巳兩度中秋盛會，乃與「回頭坐上人，聚散如流萍」之歎。及其於黃州，以服罪之身，拋家傍路，回想西園文會座上之人，或緣已而流離，或閉門而愁斷，不徒如「落紅」之「難綴」，且亦隨水飄零，空餘「一池萍碎」。所感既同，所慨愈深矣。

總結全文所論，「西園」一詞，固可僅為地處西方某一園林之泛稱，亦可歸為尋常典故，以指在任何園林所舉辦之文會，然亦可能真有其名，實有其地也。遍考東坡集中所及之「西園」，其於鳳翔及密州所述者，未嘗不可視為方位之泛稱，而在汴京及徐州，實有專名「西園」之處所，則彰彰明甚。自「西園」為泛指文人雅集之典故以觀，則即使東坡與其文友聚會之所並無「西園」之名，亦無礙其稱為「西園雅集」，李公麟自可因以為「圖」，米芾亦可據而撰成「圖記」，而且集多次雅集之眾人於一圖，亦為當時之習尚。倘就現存米芾〈西園雅集圖記〉所載之十六人而論，則李公麟之〈西園雅集圖〉或成於東坡離開黃州之後。進就徐州實有其地之「西園」而論，則此地曾為東坡

<sup>39</sup> 同上注，頁932。

<sup>40</sup> 秦觀：《淮海集》（長沙：商務印書館，1938年），卷十，頁66。

<sup>41</sup> 《蘇軾詩集》，頁859，861。

與其好友王鞏及愛弟子由等人宴會之所。其後於貶謫黃州之際，發為〈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恨西園、落紅難綴」及「一池萍碎」等語，自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亦且語涉怨恨朝廷，是故叮囑「亦告不以示人」，信非代章質夫之「四子」或妻子而發者也。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A Study on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 of Su Shi

(A Summary)

Yeung Chung Kee

Issues relating to the elegant gathering attended by Su Shi (1037–1101) in a place called Xiyuan (Western Garden), the painting of such a gathering supposedly produced by Li Gonglin (ca. 1041–1106) and a record of the painting said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Mi Fu (1052–1107), have been debated by art historians like Ellen Johnston Laing and Xu Jianrong based on different textual interpretations and methodolog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solve the argument by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name Xiyuan to Cao Pi (187–226) and Cao Zhi (192–232) of the Wei dynasty. Gatherings held in this garden by the Cao Brothers and their circle of eminent scholars were hallowed by time so that Xiyuan became synonymous with literary gatherings in later centuries.

Accordingly the Xiyuan in the famous *ci* poem by Su Shi, “To the Tune of *Shui Long Yin* — To the Rhyme of Yanghua *ci* by Zhang Zhifu,” is generally annotated as an allusion to the Western Garden of the Cao Brothers, while the *ci* poem, written by Su Shi under the guise of Zhang Zhifu’s wife or son, is often interpreted as an expression of longings for Zhang by his family and sadness in the passing of spring, especially in the line “Lamenting the fallen flowers of Western Garden forever gone.” Yet this paper provides evidence that Su Shi had named his own gardens in Fengxiang and Mizhou Western Garden. Moreover, there was a Western Garden in Kaifeng where Su Shi, Wang Shen (ca. 1046–after 1100) and other scholars and artists could have gathered. Similarly, Xuzhou also had a garden bearing this name, which could possibly be the venue for literary gatherings of Su Shi and other scholars, particularly his good friend Wang Gong (?–ca. 1073) and younger brother Su Che (1039–1112). In other words, when Su Shi mentioned Xiyuan in the *ci* poem he was possibly referring to his friends and their gatherings who had all scattered. Understood in this light, the *ci* poem, composed during the poet’s banishment in Huangzhou, has a deeper meaning as a self-statement of the poet, and his reason for instructing Zhang Zhifu not to show this *ci* poem to anyone else becomes clear.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